

# 广义叙述学研究



## 如何理解“非自然叙述理论”

——与江澜先生商榷<sup>①</sup>

王长才

**摘要：**本文针对江澜《“非自然叙事”有多“自然”？》一文，从非自然叙述理论与自然叙述学的关系、非自然叙述理论的多元性、非自然并非不能理解、非自然心理并非人力上的不可能等方面提出商榷。非自然叙述理论不是明确统一的理论体系，不同倡导者的立场和观点存在着明显差异，要深入理解必须要明了其多元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非自然叙述 非自然叙述理论 自然叙述学 多元性

## How to Understand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A Discussion with Mr. Jiang Lan

Wang Changcai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aper “How Natural Are ‘Unnatural Narratives’?” by Jiang Lan, focusing on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and natural narratology, the plurality of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unnatural is not incomprehensible, and the recognition that unnatural mental processes are not

<sup>①</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非自然叙述学研究”（16BZW013）研究成果。

humanly impossible.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is not a clearly unifi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ositions and perspectives of different proponents.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ne must grasp its plurality and complexity.

**Keywords:**unnatural narrative;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natural narratology; plurality

“非自然叙述理论”<sup>①</sup>作为后经典叙述学的重要分支，近年来成为西方叙述学界的一大热点，也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接连有论文和相关译介成果出现，但由于其复杂性，存在颇多争议，甚至存在一些误解。江澜先生的《“非自然叙事”有多“自然”？》一文发表在权威核心期刊《外国文学》上，持激烈的质疑态度，产生了较大影响。但遗憾的是，在笔者看来，或许由于作者所见文献并不全面，对非自然叙述基本概念的理解有误，该文章更像是自己树立靶子进行批驳，而其所批驳观点和非自然叙述理论倡导者的主张有相当大的出入，似乎平添了一些混乱。本文试图澄清一些误解，以向江澜先生及其他专家学者请教。

## 一、“非自然叙述学”与莫妮卡·弗卢德尼克的“自然叙述学”是针锋相对的吗？

著名认知叙述学家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1996年出版的《建构“自然”叙述学》（*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一书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字面上看，非自然叙述理论是自然叙述学的对立面，往往会让读者误以为非自然叙述理论是对自然叙述学的挑战，两者是对立关系。按照江澜先生的描述，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写的《非自然声音：现当代小说的极端化叙述》（*Unnatural Voices: 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 2006，以下简称《非自然声音》）与莫妮卡·弗卢德尼克的著作观点是“针锋相对”的，由此“叙事的自然与非自然之争拉开序幕”（江澜，2018，p. 113）。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从表面上看，《建构“自然”叙述学》出版于1996年，而理查森的《非自然声音》出版于2006年，似乎后者是对前者的挑战。但如果对布莱恩·理查森的研究多一些了解，就会发现，他对非自然叙述理论的讨论可以追溯至更早，这部书的第二章和第四章来自他1991

<sup>①</sup> 学界对“narrative”的翻译，有“叙事”和“叙述”两种，笔者采用“叙述”。

和1994年发表的论文。而他的第一篇非自然叙述理论的论文可以上溯到1987年，讨论的是戏剧的叙述模式与时间（Richardson，1987），随后1989年的论文讨论《麦克白》中倒置的时序和因果关系，1991年有论文讨论品特戏剧与叙述的边界，1992年有论文讨论贝克特小说《莫洛伊》中的叙事违规和元小说悖论，这些论文都在弗卢德尼克的《建构“自然”叙述学》出版之前。理查森的第一部专著《不可能的故事：因果关系与现代叙述的本质》（*Unlikely Stories: Causality and the Nature of Modern Narrative*, 1997）也已经涉及了当时理论家忽视的“不可能的虚构世界”，并讨论了“元虚构的”因果律（“metafictional” causal laws，即叙述者可以更改的因果律）（Wang，2019，p. 114）。显然，出版于2006年的《非自然声音》与这些研究是一脉相承的。而在《非自然声音》中理查森也没有将自己的研究视为对弗卢德尼克理论的挑战，相反，他在讨论第二人称叙述、“我们”叙述时还引用弗卢德尼克的观点，在提到“以系统方式描述非自然叙述者和极端的叙述行为”的理论家时，将弗卢德尼克作为“在当代叙述理论家中最突出的一个”（Richardson，2006，p. 134），而在该书“致谢”部分，理查森特别感谢了通读大部分章节并做出评价的三位学者，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弗卢德尼克（p. Ⅷ）。

从“非自然叙述理论”兴起的过程来看，至少理查森最初并没有和弗卢德尼克的“自然叙述学”有直接关系。2000年时理查森将自己讨论的文本称为“后现代的”或“反模仿的”（2000a），在作为客座编辑为《文体》（*Style*）杂志编辑的“叙述的概念”（*Concepts of Narrative*）特刊中，他将一批理论家对现有叙述学模式的挑战称为“后现代叙述理论”（2000b，p. 169），在2006年《非自然声音》中，他勾勒了一种反模仿的理论。而与此同时，扬·阿尔贝（Jan Alber）、亨里克·斯科夫·尼尔森（Henrik Skov Nielsen）等一些年轻的学者也在独立地做着类似的工作。2008年国际叙述研究学会的年会上，理查森和扬·阿尔贝、斯特凡·伊韦尔森（Stefan Iversen）、尼尔森组成了“‘非自然’叙述—‘非自然’叙述学：超越模仿模式？”（“Unnatural” Narratives—“Unnatural” Narratology: Beyond Mimetic Models?）分论坛，后来将发言合写为一篇文章，2010年发表于《叙述》上，这就是被视为建构“非自然叙述学”的宣言的《非自然叙述，非自然叙述学：超越模仿模式》。随后这场运动才轰轰烈烈地展开。理查森本人更希望用“反模仿”而不是“非自然”，甚至“一直觉得‘非自然’这个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带着不同程度的犹豫或热情，最终才同意接受”（2016a，p. 498）。理查森多次强调“非自然叙述理论在意识形态上是中立的”（2015，p. xvii），

也颇为无奈地澄清他们所说的“非自然”并没有文化实践、性别上的特别内涵，只是因为“非自然叙述”一词已经广泛流传开来，所以也只能接受。（p. 6）

理查森后来也将自己的工作与弗卢德尼克的“自然叙述学”关联起来：“我认为我的工作莫妮卡·弗卢德尼克在《建构〈自然〉叙述学》（1993<sup>①</sup>）所做工作的一种激进的延伸和补充，其中，她将自然叙述的范式贯彻到了它的极限。”（p. 6）但他也强调：“我更可取的定义没有提及自然叙述，因为我的核心的、定义性的范畴，即模仿性和反模仿性的人物和事件，都可以在自然叙述中找到：对话性的、非虚构的自然叙述是模仿性的，而夸大的故事和更极端的那种自叙体（skaz）可以是反模仿性的。我也倾向于避免关于（自然化）的争论，因为它们对我阐明和澄清自己的立场没有那么大的帮助。”（2016b, pp. 392-393）由此可见，理查森最初的讨论并非专门针对莫妮卡·弗卢德尼克，只是由于他的工作汇聚到“非自然叙述理论”这一更广泛的运动之中，又追认了与弗卢德尼克“自然叙述学”的关联，但也强调他对非自然的界定（反模仿）与自然叙述也不是对立关系。

另一位非自然叙述理论的代表人物扬·阿尔贝，与弗卢德尼克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阿尔贝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由弗卢德尼克指导的，他的非自然叙述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与弗卢德尼克的理论一脉相承。阿尔贝在专著《非自然叙述：理论、历史与实践》（*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中，也特别感谢弗卢德尼克“对本研究的理论和语料库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Alber, 2016, p. viii）。对阿尔贝来说，“非自然”是弗卢德尼克所说的“经验性”，“对‘真实生活经验’的准模仿性唤起”的一种具体表现。（p. 61）

在阿尔贝与弗卢德尼克为共同主编的《后经典叙述学：方法与分析》（*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Approaches and Analyses*）撰写的序言中，更是有这样的表述：“从某种意义上说，非自然叙述学是后现代主义叙述学和认知叙述学的结合。”（Alber & Fludernik, 2010, p. 14）“然而，非自然叙述学（作为弗卢德尼克的‘自然’叙述学和一般认知叙述学的发展）并没有解构叙述学的构成二元论，而是试图建立一种实验文本的叙述学模式，它既是对古典叙述学的补充，又通过认知框架与之相关联。”（p. 15）在2012年四人联名回应弗卢德尼克的文章中，尽管也说明了非自然叙述理论与弗卢德尼克观点

<sup>①</sup> 原文如此，应为1996。——引者注

一致的地方——“非自然叙述理论部分地受到弗卢德尼克的研究方法的启发，受惠于它。我们同意她的说法，即‘阿尔贝等人本着‘自然’叙述学的精神进行研究’”（Alber et al.，2012，p.371），但这些表述更多强调非自然叙述理论是对弗卢德尼克理论的发展。在扬·阿尔贝提出的非自然叙述的9大阐释策略中（Alber，2016，pp.47-57），前8种都是将非自然叙述理解为自然叙述，明显地脱胎于弗卢德尼克从乔纳森·卡勒那里沿用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的概念。

由此可见，弗卢德尼克的“自然叙述学”与“非自然叙述学”并非对立冲突的关系，甚至还有较深的渊源，其中有些部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而江澜先生的描述，“……不难发现非自然叙事学之所以迅速壮大声势，只不过是因为在论辩中自然叙事学（natural narratology）的倡导者例如弗鲁德尼克等，没有抓住对方存疑的关键词和相关例证，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意见”（2018，p.113），似乎将弗卢德尼克的自然叙述学，与理查森等人倡导的“非自然叙述学”彻底对立起来，将两者的关系视为此消彼长的话语权争夺，非自然叙述理论此后的发展只是因为前者错失良机。这显然不太妥当。

## 二、“非自然叙述学”是统一的，还是多元的？

江澜先生对非自然叙述学的批评，仍然主要集中在2010年四位学者联名发表的《非自然叙述，非自然叙述学：超越模仿模式》一文。的确，这一篇文章因为明确地倡导“超越模仿模式”而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并引发了多位学者的讨论，比如江澜先生提到的弗卢德尼克的《“非自然叙述学”有多自然？或，什么是非自然叙述学的非自然？》（Fludernik，2012）。而他并没有提到托比亚斯·克劳克（Tobias Klauk）、梯尔曼·科佩（Tilmann Köppe）的《重估非自然叙述学：问题与展望》（Klauk & Köppe，2013）。其实这一篇文章火力更甚，对《非自然叙述，非自然叙述学：超越模仿模式》一文进行了精确的剖析，指出了论文中的逻辑矛盾和含混之处，也对其中一些命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然而，这一篇联名文章存在问题，并不意味着能够全盘否定非自然叙述理论。被批评的联名论文只突出了几位非自然叙述理论倡导者的共识，是妥协的产物，并不能反映非自然叙述学的多元、复杂的面目，因而尽管批评很有力，但因为批评对象并不能完全代表非自然叙述学，尤其是随着后来理论家们进一步明确各自的立场，有些批评已经失去了意义（比如，没有统一的非自然叙述的定义；非自然叙述学不能构成一种新的叙述学

等)。其实 2012 年四位学者联名回应弗卢德尼克的文章《什么是非自然叙述学的非自然？——对莫妮卡·弗卢德尼克的回应》(Alber et al., 2012) 就已经明确地承认非自然叙述理论阵营内部的分歧，之后几位代表学者又多次在论文与专著中重申彼此的差异。理查森也指出，其他批评群体也有多元性，比如认知叙述学内部在研究方法、角度、立场上也有很大差异，并不能整合为一，但没有人苛责他们。他希望对非自然叙述学家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标准来衡量。(Richardson, 2016a, p. 498)

非自然叙述学的倡导者都有各自的界定，这就使得非自然叙述理论并非一种统一的面貌，几乎任何对非自然叙述理论的笼统谈论都不准确。这在有些学者看来，是非自然叙述学的致命问题。不过，这在理查森和阿尔贝看来并不是问题，恰恰是这种多元和开放意味着多种可能性。他们编辑的《非自然诗学》《非自然叙述学：扩展、修正与挑战》等论文集都没有强求撰稿者的观点与自己的一致，甚至带有某种欣赏意味展示了各自的差异。而江澜先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非自然叙述阵营内部的分歧，将不同理论家的论述当作统一的整体进行批评，而将体现了非自然叙述理论进一步深化和修正的分歧和差异，只放在论文结尾部分当作“没有足够的底气，甚至坦承其自身的不足”“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非自然叙事学并不能自圆其说”（江澜，2018，p. 122）的证明，这似乎也不太合适。

### 三、“非自然”等于难以理解吗？

另一个更值得商榷之处，是江澜先生对“非自然”的认识，文中重复多次：

总之，所谓的“非自然”或“不可能”只是普通读者的一种主观判断。这种主观判断源于普通读者自身的认知水平不足……(2018, p. 121)

从创作美学的角度看，所谓的“非自然叙事”的“非自然”只不过是自然叙事中的创新元素。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只要读者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在认知水平方面达到或超过作者，那么就能够跟得上甚或领先于作者的创作思路，也就能准确理解作者创作出来的叙事作品，包括所谓“非自然叙事”。(p. 122)

江澜先生在此非常遗憾地将“非自然”与“读者的不理解”混为一谈了，显然这与非自然叙述理论家的主张截然不同，也有违这些理论家提倡非自然叙述理论的初衷。的确，典型的非自然叙述容易让读者产生“难以理解”这

一阅读体验，但这并不是非自然叙述理论倡导者重心所在。理查森和阿尔贝主要是从文本自身来确认“非自然”，尼尔森和伊韦尔森尽管引入了读者要素，从引发读者采取不同阐释策略或“永久陌生化”方面来确认“非自然”，但都从未将“非自然叙述”与读者的“认知水平不足”联系在一起。对于理查森来说，如果要理解非自然叙述，读者需要有双重的阅读框架，即读者需要既意识到模仿性框架，还要领会作者对模仿性框架的有意颠覆。相比而言，这种阅读更复杂，对读者要求也更高。即使按照阿尔贝的观点，也不好说意识到“不可能”就是“认知水平不足”。恰恰相反，阿尔贝提出了9种针对非自然叙述的解读策略，就是致力理解种种不可能。在他看来，那些大家习以为常的童话、科幻小说文类中，也存在着不可能，只是已经规约化而人们意识不到而已。那么，能够意识到这些现象的不可能属性，且认为是被规约化的结果，比起没有意识到它的不可能，显然也不会是“认知水平不足”。

另外，江澜先生这一表述本身体现出的某种本质主义的倾向也值得探讨。比如，如何判定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呢？是否存在一种先在的、固定不变的专业读者标准，又如何确认呢？新的文学实践的出现，往往都会对原有的阅读惯例构成挑战，训练有素的批评家也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就如同米兰·昆德拉所说，艺术史和一般历史不同，都伴随着一种美学判断的风险，“每一个美学评判都是个人的赌博”（2006，p. 21），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我们又如何将某一种认识确立为专业标准呢？

非自然叙述与创新的关系，也似乎并非如同江澜先生所言。的确，有些非自然叙述策略相对于主流的自然叙述最初是一种创新，但并非所有创新都是非自然叙述，也不是所有的非自然叙述都属于创新。比如，按照理查森的观点，那些仅仅在文本特征、话语层面进行探索的作品，并未打破模仿框架的作品，并不是非自然叙述。而按照阿尔贝等人的观点，全知叙述这种最习以为常的手法也是一种非自然叙述的手段，只是已经常规化了。

很遗憾，江澜先生是从字面意义上理解“非自然”，而不是按照非自然叙述理论提出者原本的逻辑来理解。正因如此，江澜先生文章看似雄辩，但似乎只是自说自话，甚至有的例子恰恰佐证了非自然叙述理论家的观点。比如，江澜先生展示了自己如何阅读《变形记》《保姆》等作品，认为对于《保姆》的碎片式叙述，可以增加连接词，使之可能构成一个整体，从而得到理解，因而就不是非自然的。这种阅读明显是读者基于自己的认知框架进行补充与

选择，属于阿尔贝的“自然化”式的解读策略<sup>①</sup>。

#### 四、什么是“非自然心理”？

对于什么是“非自然心理”，江澜先生文中写道：“阿尔贝所谓‘人力上’的‘不可能’，是指在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伊韦尔森所谓的非自然心理（unnatural minds），即叙事心理的不可能。”（2018，p. 120）这涉及阿尔贝和伊韦尔森两人的相关定义，似乎也有欠准确。

阿尔贝所说的“人力上”的“不可能”是以通常的人的能力为标准的，是以真实世界的认知参数作为依据的，超常的千里眼、顺风耳等都属于“人力上”的“不可能”。超出人类感知能力的非自然心理，像第一人称全知叙述等，只是“人力上”的“不可能”的一种。而对于伊韦尔森而言，“非自然心理是一种呈现的意识，在其功能或实现中，违反了主宰可能世界的规则，它以一种抵制自然化或常规化的方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Iversen, 2013, p. 97）。这一定义与阿尔贝的界定在大前提上是一致的，也是物理上和逻辑上不可能，但相比之下，他更强调具体作品中对主导规则的违背，与文类和惯例有关，从而“这个定义的主要优点是它从根本上限制了非自然叙述的数量……提高了该定义的解释力和精确性”（pp. 97-98）。对于伊韦尔森来说，“不可能的心理（impossible mind）是指在生物学上或逻辑学上不可能的心理，比如读心术心理、亡灵心理、极端的跨层心理（metaleptic mind），或无容身硬件而运行的心理（a mind running without the hardware that the human mind as we know it is nested in）”（p. 104）。因而，将阿尔贝的“人力上”的“不可能”等同于伊韦尔森的“叙事心理的不可能”也是不妥的。

江澜先生文中还有这样的表述：“文学虚构世界完全能够容纳逻辑上的不可能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故事中根本不存在‘非自然’或‘不可能’的事件。”（2018，p. 122）理查森和扬·阿尔贝等人谈“非自然”并不是指文学作品中不能呈现这些“非自然”，本来非自然叙述理论的倡导者就将非自然叙述视为虚构叙述的一个子集，也正是文学中存在大量的“非自然”叙述，而这些并没有得到足够公平的对待，他们才倡导对已有叙述学理论的补充。

#### 结语：如何理解“非自然叙述理论”？

相对于后经典叙述学的其他分支，非自然叙述理论出现的时间最短，又

---

<sup>①</sup> 在笔者看来，这样解读《保姆》未必恰当。

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相关著述、讨论至今仍在不断涌现。尽管它的发展一直伴随着质疑与误解，但其贡献与价值也得到了不少理论家的肯定。比如修辞叙述学家詹姆斯·费伦对于非自然叙述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两次对叙述学现状的梳理及未来展望中，都对非自然叙述理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将非自然叙述学（反模仿叙述理论）作为主要趋势的代表（Phelan, 2006, 2018）。在他看来，非自然叙述理论“迄今为止的结果是有益的，因为理查森成功地引起人们对故事讲述史中非自然重要性的关注，因为他提出了很多富于洞察力的工具与概念以处理这种语料，（比如‘消解叙述’的概念，对第二人称叙述与第一人称复数叙述的描述），因为他已经发展了对具体叙述的许多富于洞察力的分析”（Phelan, 2016, pp. 414-415）。著名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也表示：“……最吸引我的是所谓的非自然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的起点是抵制模仿还原论，抵制那种我们可以通过基于现实主义参数的各种模式来使叙事产生意义的假设，所以它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具有前途的诗学分支，是对我们使各种怪异的文本产生意义的各种程序的研究，而怪异文本正与怪异行为和非自然的声音一起日益不满虚构的世界。”（2019, pp. 5-6）

在笔者看来，尽管非自然叙述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有着统一定义和框架的理论整体，但它确实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对非自然叙述实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归纳，以此作为对照，重新审视原有叙述学框架，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对叙述学理论有所补充与修正。它并非另起炉灶，颠覆已有的叙述学体系，而是针对非主流叙述的特殊叙述实践提出一些范畴，以使这些叙述得到公正对待，也对原叙述学体系有所修正、拓展，从而使叙述学的版图更为完整和全面。因此，“非自然叙述学”不是一种针对所有叙述的“非自然”的叙述学，而是“非自然叙述”学，即对非自然叙述的理论化。尽管非自然叙述理论并非针对所有叙述，但它也引发了重新审视各种叙述要素的新视角。非自然叙述理论不是明确统一的理论体系，不同倡导者的立场和观点存在明显差异，要深入理解必须要明了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将之简单化并予以轻松否定，似乎是欠妥的。

#### 引用文献：

江澜（2018）.“非自然叙事”有多“自然”？外国文学，4，112-123.

昆德拉，米兰（2006）. 帷幕（董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卡勒，乔纳森（2019）. 理论中的文学（徐亮、王冠雷，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探索与批评（第十辑）

- Alber, J. (2016). *Unnatural Narrative: Impossible Worlds in Fiction and Drama*.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Alber, J., Iversen, S., Nielsen, H. S., & Richardson, B. (2012). What Is Unnatural about Unnatural Narratology?: A Response to Monika Fludernik. *Narrative* (3), 371–382.
- Alber, J., & Fludernik, M. (2010).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Approaches and Analyses*.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Fludernik, M. (2012). How Natural Is “Unnatural Narratology”; or, What Is Unnatural about Unnatural Narratology? *Narrative* (3), 357–370.
- Iversen, S. (2013). Unnatural Minds. In J. Alber, H. S. Nielsen, & B. Richardson (Eds.), *A Poetics of Unnatural Narrative* (94–112).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Klauk, T., & Köppe, T. (2013). Reassessing Unnatural Narratolog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Storyworlds: A Journal of Narrative Studies*, 5, 77–100.
- Phelan, J. (2006). Narrative Theory, 1966–2006: A Narrative. In R. Scholes, J. Phelan, & R. Kellogg (Eds.),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283–33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helan, J. (2016). Unnatural Narratives and the Task of Theory Construction. *Style*, 50 (4), 414–419.
- Phelan, J. (2018). Contemporary Narrative Theory. In D. H. Richter (Ed.), *A Companion to Literary Theory* (72–84). Hoboken: Wiley-Blackwell.
- Richardson, B. (1987). “Time Is Out of Joint”: Narrative Models and the Temporality of the Drama. *Poetics Today*, 8 (2), 299–309.
- Richardson, B. (1989). “Hours Dreadful and Things Strange”: Inversions of Chronology and Causality in “Macbeth”. *Philological Quarterly*, 68 (3), 283–294.
- Richardson, B. (1991). Pinter’s Landscape and the Boundaries of Narrative. *Essays in Literature*, 18 (1), 37–45.
- Richardson, B. (1992). Causality in “Molloy”: Philosophic Theme, Narrative Transgression, and Metafictional Paradox. *Style*, 26 (1), 66–78.
- Richardson, B. (2000a). Narrative Poetics and Postmodern Transgression: Theorizing the Collapse of Time, Voice, and Frame. *Narrative*, 8 (1), 23–42.
- Richardson, B. (2000b). Recent Concepts of Narrative and the Narratives of Narrative Theory. *Style*, 34 (2), 168–175.
- Richardson, B. (2006). *Unnatural Voices: 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son, B. (2015).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son, B. (2016a). Rejoinders to the Respondents. *Style*, 50 (4), 492–513.
- Richardson, B. (2016b).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Style*, 50 (4), 385–405.
- Wang, C. (2019). The Unnatural and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Brian Richardson. *符号与传媒*, 1, 112–122.

**作者简介:**

王长才,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主要从事叙述学研究。

**Author:**

Wang Changcai,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chool of Humanities at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research on narratology.

Email: Wang\_changcai@163.com